



此世双人难全

この世は二人組ではできあがらない

(日) 山崎纳奥可乐 著

熊淑娥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此世双人难全

この世は二人組ではできあがらない

(日) 山崎纳奥可乐 著

熊淑娥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世双人难全 / (日) 山崎纳奥可乐著; 熊淑娥译.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251-565-9

I. ①此… II. ①山… ②熊…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7440号

KONOYO WA FUTARIGUMI DEWA DEKIAGARANAI

by YAMAZAKI Nao-Cola

Copyright © 2010 YAMAZAKI Nao-Col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此世双人难全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日)山崎纳奥可乐 著 熊淑娥 译

责任编辑 方小丽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4.5

字 数 104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65-9

定 价 26.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主编致辞

日本文坛新生代群像图解

“新生代”原本是地质术语，意为6500万年前至今的最新地质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和安第斯等山脉，哺乳类动物和显花类植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进化和发展。另外，日本习惯于将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称为新人类，而中国则习惯于将1970年以后、1980年以后、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分别称为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为了称谓上的方便，更是因为对中日两国青年作家的期待，这个系列丛书被冠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总题名。至于群像一说，记得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结束后不久，我与中国文学专家桑岛道夫教授（这套丛书的中国文学系列主编）曾联手写过一篇题为《中日文坛新生代群像素描》的文章，大致介绍了与会的中日两国青年作家。时隔将近四年，我很高兴与桑岛教授再度联手为两国新生代作家进行素描。当然，我的任务只限于描述由日本青年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组成的群像。而且，由于篇幅所限，恐怕只能挂一漏万，将文字集中于最为生动、形态各异的几座雕像上，比如中村文则、青山七惠、山崎纳奥可乐、村田沙耶香、西加奈子、羽田圭介。

或许因为学的是行政社会学专业的缘故，芥川文学奖、野间文学奖和大江健三郎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中村文则（1977）在大学里便被《个人的体验》等小说所吸引，注意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与“世界”和“社会”的内在联系。其打工时写下的处女作《手枪》，明显具有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的特征——借助文学介入社会问题。我们如果由此上溯而行的话，则会在萨特诸如《呕吐》等作品中发现同质的元素，这也印证了中村本人在“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上的发言——“法国作家萨特在一篇题为《写作为何物》的论文中写道：写作，是向人们暴露（展示）世界，特别是人类自身的行为。萨特为写作所下的定义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我非常喜欢他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因为，写作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单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人类以及人类生存时代的深邃内涵……”^①当然，这段论述同样是《遮光》《泥土中的孩子》《扒手》和《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等作品的最佳注解。

在最后这部作品中，作者延续着对社会的关注。照例是青年主人公的“我”生长于孤儿院，成年后在看守所任狱警，儿时的奇异梦境、挚友的自杀、犯人的欺诈和沦落、对死刑意义的思考等问题无时不在折磨着“我”，以致“我”借酒浇愁并失控殴打犯人，最终却帮助一位年轻犯人认清人生，在死刑上诉期的最后时刻说出犯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入木三分地描绘游离于社会的各种边缘人物绝望的际遇时，并没有忘记作家的责任——让读者感受到哪怕些微的希望。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这种状态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甚至还是一种文化。或者换句话说，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封建氛围，日本女性最主要的社会和家庭角色便是在这种氛围中相夫教子。然而，随着日本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

程度和获得的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她们显然越来越无法适应这种状态，从而通过不同手段来表现她们的不满甚或反抗，比如说不结婚、晚婚以及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比如更强调女性自身的感受而不愿对男性逆来顺受。当然，这一切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也得到了相应体现，在这个系列丛书中，山崎纳奥可乐（1978）的《此世双人难全》和村田沙耶香（1979）的《星辰啜露》应该归于这一类作品。

山崎是一位不容小觑的实力派新锐作家，《戴着假发的美容师》和《手》分别被遴选为2007年和2008年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而最新小说《此世双人难全》于2010年发表后便被荐为第23届三岛由纪夫文学奖候选作品。这部小说女主人公“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邂逅年长半岁的男同学纸川，在后来分分离离的同居生活中，“我”认为“男朋友不等于监护人”^②，在内心深处有意识地与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与此同时，“我”意识到“现代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对策’和‘为摆脱不景气重视协作和结婚’等口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肆宣传的‘大力生育、发展人口’毫无二致”^③，进而清醒地指出“为适应现代日本社会而进行所谓的人生规划，简直荒谬。社会需要的是创造，而非仅仅让人来适应它，它需要具备识别能力的我们从今以后构建并开始崭新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在更加宽容的未来社会中规划人生，亲手开创未来时代”^④。终于，“我”在连续投稿应征文学新人奖的第三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新人奖，体会到“女人的幸福，不是在于被供养的幸福，而是在于向能够供养的幸福转变”^⑤。

文艺奖得主村田沙耶香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则体现在另一个领域——性爱。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文学叙事中，女性在性爱领域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对于这种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的从属地位，松浦理英子借助《大拇指P的修炼》等作品，干脆从男女性关系中抽去肉体生殖器的因素，以此向男性占据的统治地

位发起挑战。而在山田咏美的《磁石》等作品里，随处可见由成年女性或少女形成的“磁场”周围，吸附着细小如铁屑般的成年且有社会地位的男人。较之上述前辈女作家，村田沙耶香更强调青年女性自身对于性爱的细腻感受，并根据这种感受来界定与性爱对象的相对关系。出于这种另类思考，村田在《星辰啖露》中的分身“鹤子”是三十岁的青年女性，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根据自己的特殊感受来选择性爱对象和做爱方式，以此来颠覆性爱领域历来由男性占据的统治地位。顺便说一句，《莢蒾航海》中的“莢”字与其作者村田沙耶香的“沙耶”同为“SAYA”之发音，我们当然应该将这个并非巧合的巧合置放在“莢”的多重隐喻之中。

与中村文则的宏大叙事以及村田沙耶香等女作家针对男性在性爱以及社会等诸多领域所占据的统治地位而做的颠覆性写作相比，文艺奖和芥川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青山七惠（1983）更关注女性的精神成长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特异感受。青山的处女作《窗灯》及其后续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和《魔法师俱乐部》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青年女性或少女，都是难以融入社会，不善于与亲属、同事、同学交流且个性奇特的边缘性女性。比如《绿藻》里中途辍学的女大学生为反偷窥而夜夜上街窥探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试图看到“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矛盾、欲望和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比如《一个人的好天气》里二十岁的女主人公知寿，为从自由打工者转为正式职员而不辞劳苦，希望借此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走向真正的独立。与前两部作品明显不同的是，《魔法师俱乐部》的女主人公则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生，仅仅因为想当“女巫”而受到全班同学的歧视并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然而，这位倔强的少女从来不知道也不愿意妥协，长年来在同学们的歧视中我行我素，以致在夏令营里最终失去最为亲密的两个小

伙伴。在家庭因父母失和而解体后与成年男人非法同居，面临相关人员调查之际遁往远方……在这些作品中，通过青年女性乃至少女身处家庭解体、价值观混乱等乱象所感受到的孤独和迷惘，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作者对日本青年女性的困境和迷乱所表现出的不懈探索精神。

以长篇小说《樱》登上文坛的西加奈子（1977）在其代表作《通天阁》中塑造的人物也是此类位于边缘的底层人物：四处漂泊的中年男子；被去美国留学的男友抛弃了的“我”；无人待见的同性恋男子等。这些人物各有不幸，挣扎着生活在不受尊重的社会最底层。“我”为了负心男友有朝一日回心转意而在色情酒吧苦捱时日。在确实看不到出路也得不到真爱的绝望时刻，“我”发现同性恋男子爬上通天阁，表示自己是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人，而试图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自杀。为了拯救这个因得不到爱并失去希望的同性恋男子，中年男子当众喊出了“我，喜欢你——”^⑥、“我不能没有你！”^⑦借助摄像机的长镜头，“我”发现同性恋男子“露出了无比幸福而又令人怜惜的表情，如同幸运的公主，如同收到了鲜花的女学生”^⑧。于是，“在我内心最深最深处，我感到了很小很小，却又很清晰的预感，就像是通天阁上飘下的一片雪花一样”^⑨。如果说，作者满怀悲悯之情写出的《通天阁》能够为我们带来些许温暖的话，那便是存在于这种种绝望之中的希望了，尽管这希望如雪花那般微小。

无论在处女作《黑冰水》还是最新作品《十九岁的夏天》里，文艺奖得主羽田圭介（1985）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充溢着令人羡慕的青春活力的少年。尤其是后部作品中，十九岁的主人公米田高考落第、复读待试，同时在工地上打工以赚取生活费和学费，却因结识卖春少女而萌动，因得到同为十九岁的老爷车而兴奋。他因这辆老爷车花去太多积蓄而心痛，因打工过度致使成绩下降而困惑……这些极为生动的描绘让我们清晰地看

到了与年轻作者同时代的同龄人的原生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多样化选择。当然，在这一切之中，给读者留下更深印象的，却是青春少年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

这些日本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小组群像，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小组群像也只是日本新生代作家整体群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知道，在他们的周围还有金原瞳（1983）和绵矢梨沙（1984）等许多优秀作家，她们也是日本新生代作家群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向大家介绍这部分优秀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

注：

- ① 《文学的现状》，（日）中村文则著，姜楠译，《作家》2007年第2期。
- ②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6页。
- ③ 同上，第27页。
- ④ 同上，第27页。
- ⑤ 同上，第57页。
- ⑥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6页。
- ⑦ 同上，第167页。
- ⑧ 同上，第169页。
- ⑨ 同上，第179页。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主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该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和《作家》杂志社协办，后援方为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凑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张悦然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基本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何水法先生喜闻《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出版，欣然为之创作，将象征中国繁荣昌盛之牡丹和日本国花樱花合二为一，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寓意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犹如百花盛开的春天，繁荣似锦。

出版者

2010年10月

社会究竟为何物？

广袤宇宙中一座极小的星球——地球，它的海平面上浮起一个微型国家——日本。迷失于这个国家的首都——狭小的东京，微不足道的生活仍在继续。这部小说的舞台是一间狭小的公寓。

我每日的营生需要跨越两条河流，一是乘坐京滨东北线¹穿过流经埼玉和东京境内的荒川，二是乘坐田园都市线²穿过流经东京和神奈川境内的多摩川。我喜欢河流。

纸川和我均生于一九七八年，在经济和文化迅速膨胀的八十年代度过了童年时期。我们十几岁时正值九十年

1 京滨东北线，是日本一条连接埼玉县埼玉市的大宫车站和神奈川县横滨市西区的横滨车站的电车营运路线，全长约59.1公里，由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经营。

2 田园都市线，是日本一条连接东京都涩谷区的涩谷车站和神奈川县大和市的中央林间车站的快速电车铁路线，全长约31.5公里。

代，人们通常将其称为一无所有的十年。是否真的一无所不得而知，总之经济不景气。也有人将在这十年中度过青春期的我们这一代称为“迷失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毕业时雇佣率跌至谷底，就业困难，其结果是许多人在告别学校生活之后，成为未被体制接纳的成年人。

日本规定四月以后出生的孩子推迟一年入学。本书的主人公纸川生于二月，被称为“早生”，因而比我高一年级。纸川和我就读于同一所大学，一、二年级的一般教养课程设在多摩广场校区，三、四年级时则移至涩谷校区学习专业知识。

纸川大一时加入音乐社团，升至二年级时退出，自己成立文艺部并亲任部长。

虽然我比他晚一年加入音乐社团，没有一起表演的经历，但是因为有共同的朋友，所以我在入学后不久就认识了纸川。我们在大学校园内偶遇时会打个招呼，顺便聊上几句。

大家都说纸川挑长相，因为他身边的女孩来回变换，并且每一位都很漂亮。

他受欢迎的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许是因为年轻女孩认可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极端和自信吧。女生们渴望纸川以幽默的方式摧毁世界的体系。

然而，我是倔强的女子。虽然我极少厉声呵斥别人和在人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我绝不容许他人侵犯自己的内

心。我尽量避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而长大成人，丝毫不愿意对自己认可以外的事情有所作为。

无论与谁我都希望平等而直率地交谈，因此为学长所嫌弃，成为不讨学长欢心的学妹。尽管如此，喜欢我这种表达方式的同龄人或比我年轻的人却很多，因而我在学弟学妹中的人气颇高。能够无所不谈的朋友，除了社团成员之外，加上一起上课的同学、其他大学的朋友、打工的工友等，多达几十人。

涩谷和多摩广场因为地铁和电车融合体的田园都市线而相互连接，越过多摩川便是横滨市，多摩广场校区就在此地。

多摩广场站的站台前方被草丛包围，那里放着石台模样的东西，约与人的腰身等高。正当我坐在上面大口地啃着从车站前面的面包店买来的面包时，纸川走过来搭腔。当时我十九岁。因为刚好就在我对着圆圆的面包张口正要咬的时候，所以感觉非常难为情，我顿时满脸通红，急忙想藏起面包。

“在吃面包啊？”纸川问道。

“是的。”

之后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到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把啃到一半的面包装进包里，和他一起坐上驶来的电车前往涩谷。

多年以后，纸川依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曾数次提及“在多摩广场正啃着面包的小柴……”。而我认为这并不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插曲，那既不是亲密的情景，也不是有趣的场面，只是一个正在草丛环绕的站台上啃着面包的女孩形象。

纸川三年级、我二年级的时候，纸川、我的同年级女同学阿花以及服部君和金田君两位男同学，加上我一共五个人曾在神保町闲逛了一天。我们逛了旧书店，还在一家名为“卖茶”的茶馆吃了蛋糕。纸川当时正热衷于文艺部的活动，一直说个不停。他说自己并未特意写过小说之类的东西，只是乐于召集爱书的朋友们一起弹弹吉他、聊聊天、编编小册子。尽管我从未向周围的人隐瞒过自己想当小说家的愿望，可是我还没有写过小说。因为我认为小说首先是个人的东西，而且打算将来独自一人创作，所以我感觉没有必要同他人探讨文学。对于“加入文艺部”的邀请，我断然拒绝。

纸川四年级、我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在校园内站着闲聊。

“因为在学校混日子，学分最多也就刚够，现在担心是否能毕业。”他嘟囔道。

然而，次年春天新学年伊始，他就笑着打电话告诉我：“虽然毕业了，但是没有工作，一待在家里就要和父

母吵架，因此‘离家出走’了。”

或许是因为他毕业以后成为飞特族¹了吧。

纸川这个人性格外向，擅长与人交流，所以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听命于父母。但是，由于缺少计划性，他似乎认为可以依靠打工维持生活。

此外，他的自尊心很强，只要被父母问及工作的事情，他就可能轻易丧失自信，并且无法忍受居于人下的心情，这些我都能够想象。

仅仅因为这些就离家出走的话，实在是过于草率和愚蠢。明明已经二十三岁了，却仍然使用“离家出走”这样的字眼，可见他孩子气十足、可笑至极。

“出来喝点儿酒吧。”被他这样一说，我倒想听听有关他“离家出走”的详细情况。六月，我和纸川在涩谷车站前面会合，一块儿去了酒馆。我一边喝着生啤，一边吃着干炸小虾、豆腐色拉听他讲述。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纸川四月在千叶家中同母亲发生了口角。“不工作，成天吊儿郎当，究竟想干什么？”母亲对飞特族提出了类似的疑问。“要不我离开这个家吧！”纸川说完便把自己的钱包揣在牛仔裤的后兜里，只身走出了家门。他走向高

1 飞特族，“飞特”在日语中用来指代15~34岁之间没有稳定工作或者失业在家的年轻人，这其中不包括家庭主妇和学生。他们有时也被称为失业人员或者自由职业者。

中学长的公寓，请求对方“暂时收留”自己。接着，他在多摩广场的某家补习学校找到一份兼职老师的工作，一个月后便不愿继续借宿，于是向朋友借钱租了间公寓，开始一个人生活。

“那么你现在住在多摩广场？”我问。

“是的。虽然破旧，但是相当宽敞，下次来玩吧。”纸川回答。

“好啊。钱够吗？”

“我在教小孩子方面，那是相当拿手。另外，我也知道如何讨上司的欢心。所以啊，虽然现在只是兼职，每个月的收入都在二十五万日元以上呢。”

“嗯。还没有告诉父母你的住址吗？”

“不，已经告诉了。”

“那么，就不是离家出走了吧？”

“哪里，是离家出走啊。我父母认为我已经离家出走了啊。”

纸川似乎相当喜欢“离家出走”这个词，一连用了好几回。

“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

“你这不是让人担心吗？”

“没有啊。”

“是吗？”